

留给世纪的吻

陆星儿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陆
星
儿

留给世纪的吻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留给世纪的吻》是青年女作家陆星儿有所突破的新作。小说通过老干部唐铁海和他的五个子女在城市经济改革中的困惑、遭遇和追求、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一个大家庭兴衰，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反映了八十年代青年的不同命运、不同生活和不同道路；展示了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洪流中，社会生活的交叉矛盾和各类人物的复杂心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作者以细腻、清丽和幽婉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唐凯、唐廖、唐茵、唐豆、叶果等当代青年的艺术形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

留给世纪的吻

陆 星 儿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安平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24,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200

ISBN 7-5302-0090-9/1·90

定 价： 6.40 元



陆昆

我写《留给世纪的吻》

陈凯

我四兄弟，名身在上海，后来去北大荒十年，又到北京读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生活的动荡变迁，使我在较大的幅度和丰富的层次上接触到社会，领略了人生，这大概就是我写起小说来为基础。但我很少自信，生活中是这样，写小说尤其如此。缺乏信心，又不懈地写了近两百万字，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创刊，刊登了我的短篇，从《枫叶暗红》。此后十年，我以知青、知青题材为主，陆续近二十部中篇和一些短篇，已出版《美的结构》、《呵，青鸟》、《绝处逢生·美丽的》、《达摩祖师：的开弓》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最近又完成《留给世纪的吻》、《在楼上的梦境》两部长篇。这十年，我默：地写，真诚地写，写着一份心，写着自己眼睛中的一份生活。我想，只要真诚地生活，真诚地写，一生将问心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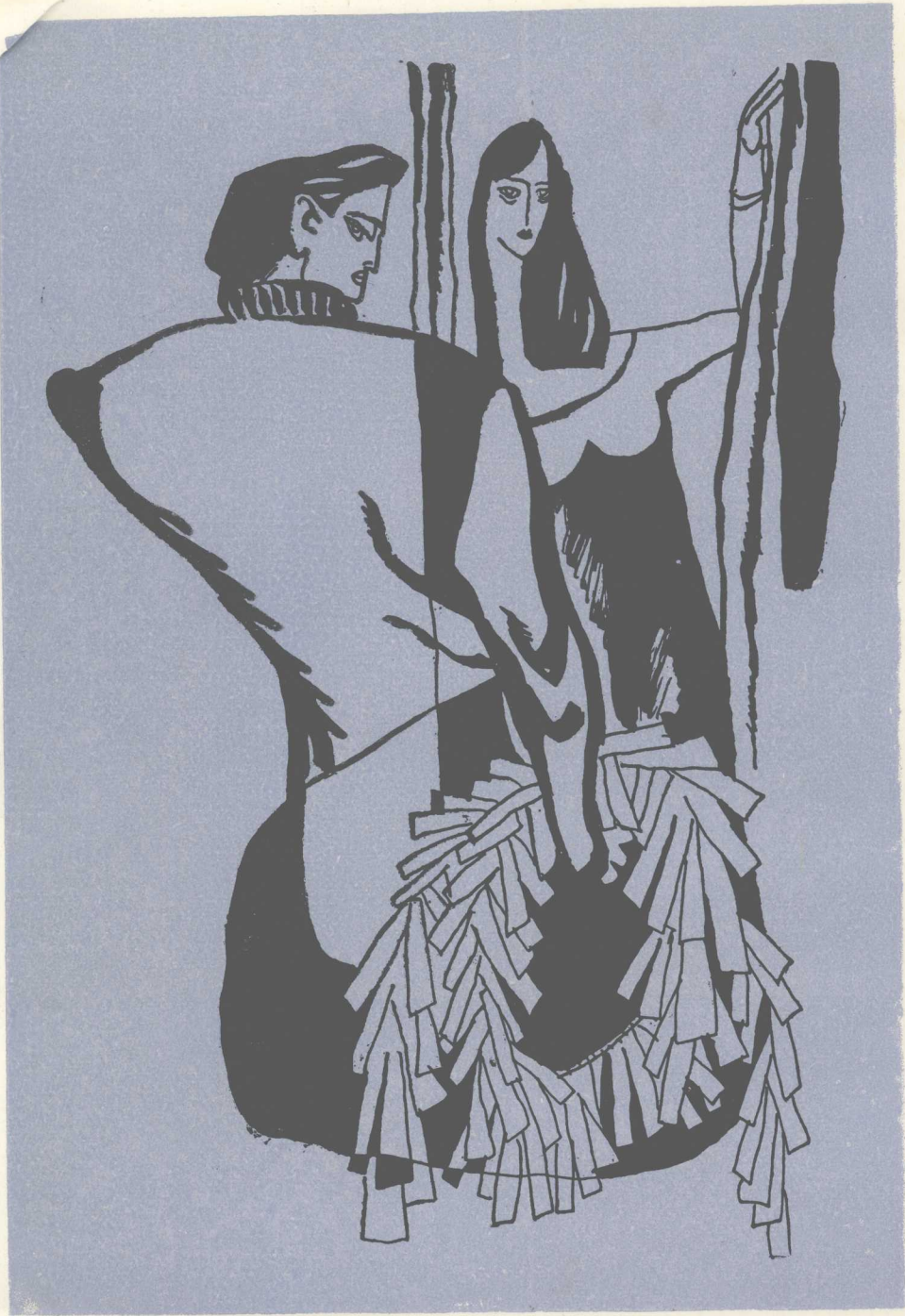
唐豆对唐茵说：“别傻了！人活着为什么？要懂得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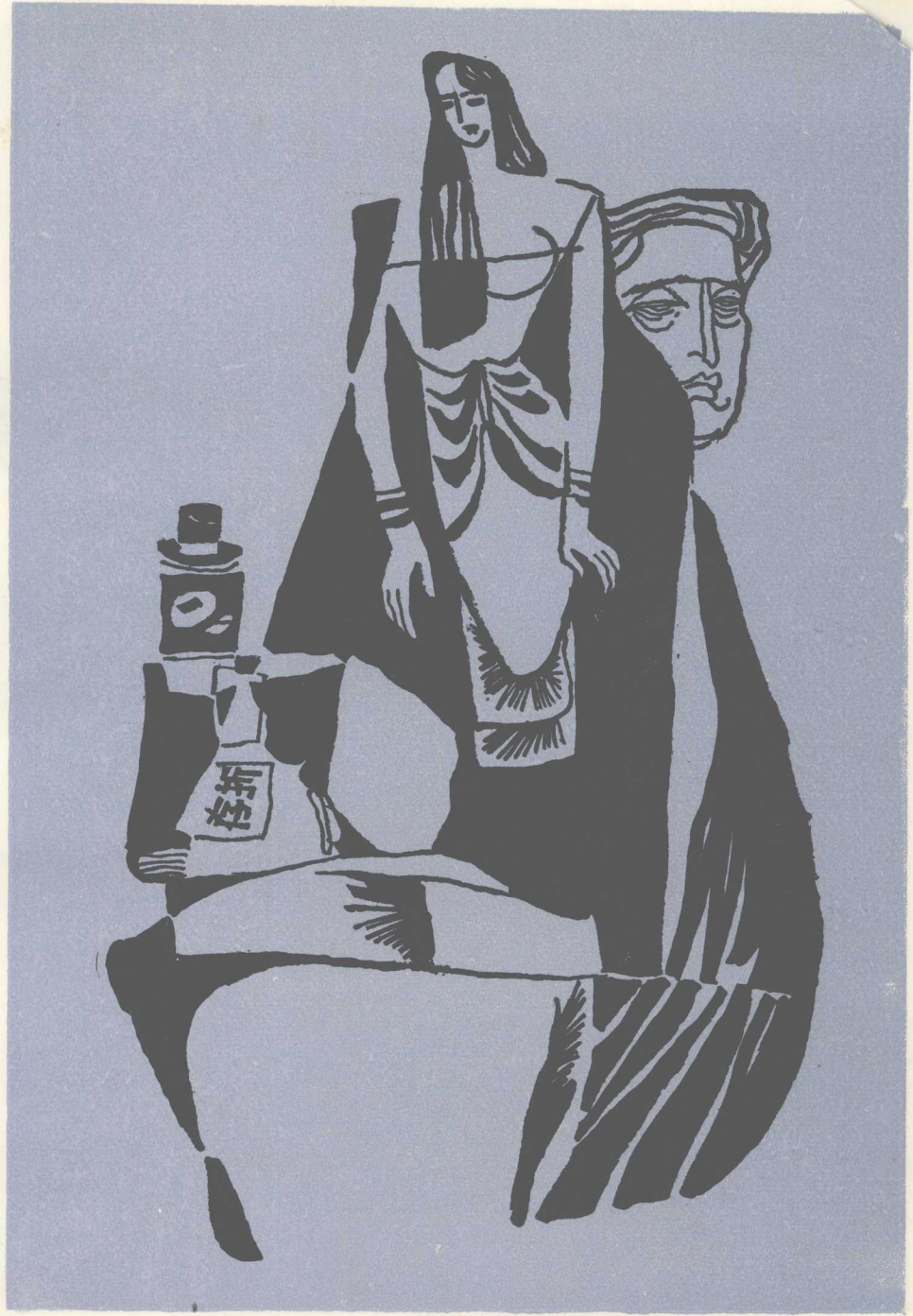
唐凯看着刘青的背影，觉得有点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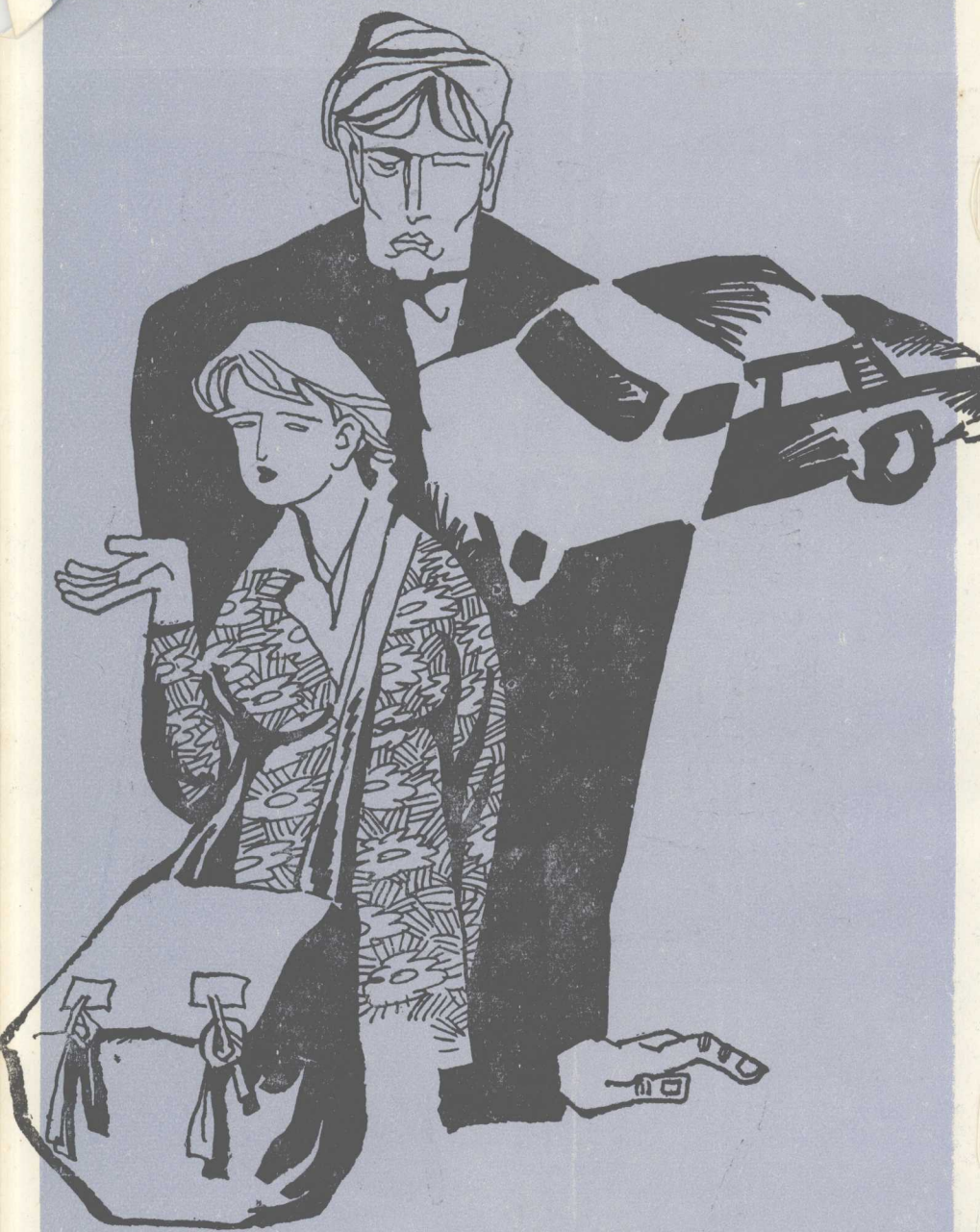
“躲开——”唐廖的喊声还没有消失，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唐豆拉开门，只见唐廖站在门口。



客厅里气氛异常：唐铁海焦灼不安、忧心忡忡，唐廖则满腔怨恨……



一下火车，娟子就觉得新鲜。城里和乡下就是不一样……



唐凯已经理解了丘丽丽最近反常的“微笑”和“热情”。



唐廖平静地走出公安局。是啊！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

时代呼唤着史诗性作品

——读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

张 锲

又是夜深人静，又在读陆星儿同志的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近年来，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只能等到深夜、等到整个城市都已经逐渐睡熟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来读书。这部书，我已经断断续续读过两遍，因为出版社编辑和星儿同志要我为书的正式出版写个序言，我又仔细读了一遍。我边读边想，边记下些零零星星的感受。想的很多，很杂乱，还没有很好的理出头绪。说是作序，我不免感到惶惶。算是一个对星儿同志多少有些了解的同行，在阅读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写下的读后感，以就正于作者和读者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窗外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寒意袭人。但我却觉得从心底深处泛起一股股暖意。我由星儿同志的这部长篇小说，联想到新近读过的一批三十出头、四十不到的青年作家们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张承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浮躁》、梁晓声的《雪城》、柯云路的《夜与昼》、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等等。我从他们的这些作品里，看到了一个势头，一个由相当一批真正年富力强而又有抱负、有才气、有毅力的

青年作家们所掀起的自觉挑起历史重担、向文学高峰进军的势头。我也从星儿同志的这部力作里，联想到她在最近八、九年来对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艰苦努力，以及她所取得的相当突出、相当扎实的成绩。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地覆天翻的伟大时代。人们有理由要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创作出我们自己的《战争与和平》，我们新时代的《红楼梦》，新时代的《四世同堂》和《家》、《春》、《秋》。这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呼唤，也是历史赋予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界内外都早已有人不止一次地议论过。有的同志比较悲观，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这个重任看来只好由后代作家们承担了。也有的同志比较乐观，认为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的总趋向来看，用不了很久，就会出现一批受到公认的、具有史诗规模的宏篇巨制，其中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和时间的淘汰，必将流传于后世。他们并且预言，这个重任，将主要由那些诞生于建国前后，和新中国一道成长，也和新中国一道经受磨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崭露头角的作家们来完成。因为他们正处在创作旺盛期，较之中、老年作家，有着明显的年龄优势，和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相比，又有着较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我对这两种看法都未敢厚非，经常徘徊于两者之间，近来则逐渐倾向于后者。

陆星儿同志属于这个明星闪烁的年龄代的作家群中的一员。她未必是其中最具有才气的一个，但我可以作证，她至少应该算是其中最为勤奋、最为刻苦的一个。

我是在八九年前和星儿同志相识的。她当时正在中央戏剧

学院学习，我常去看望一位也在戏剧学院学习的同乡，便和她也逐渐熟悉了起来。她所在的那个戏文系，以后涌现出好几位在国内颇有些名气的青年作家。星儿在他们中间表现得并不突出。她不露锋芒，待人接物很沉稳、很谦逊，甚至有点儿和她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持重。渐渐的，我才又知道，她还是他们班上的党支委，下过乡，当过知青，是在北大荒军垦农场苦斗了好多年后，才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再以后，还又知道，她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但是，每当有人同她谈起这些作品时，她很是不好意思地淡淡一笑，接着便设法把话题岔开去。看得出来，她一点也不满意那些作品。她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做新的冲刺。

从年龄上说，我们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学习文学创作方面来说，我们则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那时正住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没完没了地修改一个话剧剧本，改得很苦、很苦。有一次，星儿同志偶然和我谈起了她正在构思的一部中篇小说，我饶有兴趣地听了她讲述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并且吃惊地发现她为了创作这个只有几万字的中篇，却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原始素材。过了几个月，我终于看到了她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三稿或第四稿，稿子是抄在一个练习本上的，密密麻麻的小字，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爽。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这部小说还要再改一、两遍，她写稿有个习惯，总要改了又改，直到最后改完，才誊清在稿纸上。她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文学创作需要才能，更需要毅力。我国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很多，有才能的人也不少，但，有成就的作家却不很多。我常常想，其关键大概就在于有没有毅力上。星儿同志的那部中篇

小说，几经修改，终于发表在一家杂志的创刊号上（即，她的中篇处女作《美的结构》）。从那以后，她的创作，宛若冲开了闸门的潮水，汪洋直下，一泻千里，在全国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个又一个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书，也出了一本又一本，其产量之多，常使我感到瞠目结舌，又惊诧，又羡慕。这些作品，有的在发表之后，我立即找来读了，有的至今还没有来得及读。已经读过的，也并不认为都是精品。但我相信，她只要这样坚持不懈地拼搏下去，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果然，今年上半年，她终于又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

我是很喜欢这部书的。我觉得，它不仅是星儿同志个人创作的突破，标志着象她这样一位辛勤笔耕多年的青年女作家，在向文学高峰进军的道路上，又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她正逐渐走向成熟；而且，它也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它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都很值得我们在研究当前文学现状时，加以探讨。

这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它通过唐铁海一家人和他们的至爱亲朋在当前改革年代所遭遇到的种种沉浮、荣辱、悲欢、离合错综复杂的经历，较为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侧面。用作者的话说：“国家在改革，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蜕变时期，各种矛盾会尖锐地突现出来，观念的变化，潮流的变化，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改变，会影响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改变。”作者正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才拿起笔来，试图尽可能迅速、准确、生动地反映这个蜕变时期的各种变化的。细读全书，应该承认，她不仅做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